



归心似箭

“嚓嚓嚓，嚓嚓嚓……”

安特儿正跟头把式地狂奔在下山的路上。

酷蚁安特儿这会儿可不怎么酷了，灰头土脸的，因为它是冒着生命危险，从行军蚁的队伍里逃出来的。

安特儿为了掩护家人被猛蚁带走，在外流浪已经好多天了。它曾深入蜜蚁家探知储蜜罐的秘密，曾被悍蚁抓去当奴隶，也曾看见过织叶蚁在树上织造大厦；它还到切叶蚁家中学种蘑菇，跟收获蚁学过种庄稼做馒头，最后被行军蚁裹挟着去到处游猎。一路上，虽说危险重重，好几次都差点儿丢掉小命，可安特儿也开了眼界，学到了很多本领。

安特儿亲眼目睹了行军蚁与人类大战的惨烈，可怕极了。它实在想不通，狂傲的行军蚁为什么一定要与那么强

大的人类去较量。它更想不通，人怎么对蚂蚁那么下得去手。人命一条，蚁命也是一条。人们放火围烧蚂蚁，竟然还在周围看热闹。烧蚂蚁很好玩儿吗？嘿！

安特儿是被裹进行军蚁的蚂蚁球里侥幸逃离火海的。它一辈子都忘不掉那震撼的一幕——

行军蚁们一个抱着一个组成蚂蚁球，把皇室成员和孩子们围在中间，喊着号子一起往外冲。外面的蚂蚁奋不顾身，一层层在火焰中倒下去；里面的蚂蚁立刻顶上来，前仆后继。就这样，小小的蚂蚁竟然逃离了火海。这让安特儿想起小时候安妮姐姐对它说过的话：

“一只蚂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蚂蚁，大家团结起来才能战胜困难。”

整整一天，这句话都在安特儿耳边轰鸣着。

安特儿虽然逃出一命，可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小工蚁栗子头却葬身火海。安特儿伤心极了。

栗子头是在冲出火海时，为了保护安特儿被大火烧死的。可怜的栗子头，在茧里的时候就被悍蚁抢走，当了奴隶。安特儿好不容易把它救出来，可还没回到家中就丢了小命。安特儿又心疼又后悔，恨自己没保护好栗子头。它不相信栗子头就这样消失了，希望栗子头像上次走失那样，突然又出现在眼前。安特儿一边走一边用腺素布下踪迹，



幻想着栗子头能沿着踪迹找到回家的路。

行军蚁不听安特儿的劝告，继续上山找人类复仇去了。

安特儿无法劝说人类，也无法阻止行军蚁，它只想回家。那里有亲爱的家人，有美丽的花园。安特儿想念亲爱的母后，想念比母后还严厉的大管家安琪姐姐，想念带领大家南征北战到处征粮的粮秣队队长安伶姐姐，想念威风凛凛的安克少将，想念一同出生的小姐姐安兰，也想念自己亲自保育过的聪明傲气的粮秣队队员球球，还有……还有亲爱的安妮姐姐坟墓上的那株喇叭花。安特儿恨不得插上翅膀，一下子飞回家中。

可家在何方？

安特儿风雨兼程地行进在回家的路上，已经不知道走了有多久，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，更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危险等着它。但有一点它知道，一直朝北走，走出森林，就快到家了。

安特儿一心想把学会的本领带回去，让家人冬天有甜馒头吃，夏天有长满花草的树上行宫住。它还想学着种蘑菇、储存蜜糖、养更多的“奶牛”，让家人生活得更加幸福快乐。

想到这里，安特儿归心似箭，脚步更加快起来，还不时用小时候唱的《蚂蚁歌》为自己加油：

我是一只小蚂蚁，
聪明又伶俐；
我是一只小蚂蚁，
力量大无比；
我是一只小蚂蚁，
从来不怕难；
我是一只小蚂蚁，
永远向前进！

安特儿一路狂奔，早已忘记了疲劳和饥饿。

忽然，前面传来窸窣的声音。安特儿怕中埋伏，赶紧躲起来偷偷观察。

一只大滨螺出现在前面的大米草丛里。它一边啃咬着草叶，一边往上面涂抹着什么，还摇头晃脑地哼哼着小调，一副陶醉的模样，根本没察觉有双眼睛在看它。

“它在做什么呢？”

安特儿纳闷儿了。要说它在采集食物吧，可它根本没吃大米草，还往上面撒尿；要说它搞恶作剧吧，可又没有观众，表演给谁看呢？

安特儿是个好奇的蚂蚁，遇到新奇事就想弄清楚。它心想，反正滨螺吃草又不吃动物，便走出来打招呼：



“喂，滨螺大叔，你好！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，一只叫安特儿的蚂蚁。”

“走开，站远点儿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正在打理农场，别打搅我工作。”

“农场？”

安特儿更好奇了。它见过收获蚁种植蚁米，已经够新鲜了。笨头笨脑的滨螺既没有灵活的腿脚，也没有锋利的大颚，怎么打理农场呢？

“你种的什么？我帮你吧，我会收获种子呢。”

“不不，你休想偷走我的技术。”

“技术？”

啃草叶、撒尿、农场，还技术……安特儿拍了拍大脑壳，脑海里闪过切叶蚁剪切树叶种蘑菇的场景，顿时恍然大悟：

“哈哈，我知道了。你在用草叶种蘑菇——先咬伤草叶，涂上菌种，再施肥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这个小机灵鬼，竟敢剽窃我的秘密！”

“嘁，这点儿小本事还用偷？切叶蚁很久很久以前就会种蘑菇了，你这不过是小儿科。”

“嗯，嗯，小儿科就小儿科，我喜欢我的农场，你不知



道它有多棒。”

滨螺大叔说着爬向另一片草地，采了蘑菇大吃起来，还不时瞥一眼安特儿，好像在说：蘑菇真好吃，眼馋吗？只要你这只小蚂蚁别那么傲气，能央求我一声，我会给你一点儿尝尝的。

然而安特儿的心早已飞回家去了，它说：

“滨螺大叔放心，我不会偷吃你的蘑菇的。”

安特儿抬头望了望蓝天。金灿灿的朝阳拨开茂密的森林，用温暖的手抚摩着安特儿圆圆的大脑袋，像在安慰，似在鼓励。安特儿沐浴着暖融融的阳光，梳理了一下触角，饱饱喝了顿露水，又跑开了。

坚持，坚持！

我一定会找到家的！

“咚”的一声，只顾低头赶路的安特儿撞到一段浑身带刺的树干上。

“破木头！”安特儿揉着触角上去踢了一脚。

忽然，那段木头猛地转过身，长舌一吐，直朝安特儿卷来。

“不好，山魔！”

逃跑已经来不及了，好个安特儿，身子一弓一弹，一个跟头朝山魔身后飞去。

“嗖——”

山魔的长舌吐出又收回，煞有介事地吞了一下，以为已经把安特儿吃下肚去了。

这个被叫作山魔的怪物，其实是一种蜥蜴，因为浑身长满棘刺，就被叫作棘蜥。棘蜥只吃蚂蚁，还有点儿装秀气，一次只用舌头卷起一只蚂蚁放入嘴中。可速度极快，1分钟能吃掉40多只，一餐可以吃上千只。难怪蚂蚁们视棘蜥为妖魔了。

安特儿万分惊恐，不敢有片刻停留，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往远处飞奔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

回家，快点儿回家！

可怜的安特儿只想快些回家当个好工蚁，还不知道家中已遭不幸——蚁穴被破坏，母后遭遇不测已经去世。大管家安琪姐姐遵从母后的遗嘱，正带领全家撤往大森林。

安特儿更想不到的是，自己的真实身份其实不是工蚁，而是公主，是目前安氏家族唯一能继承后位的公主。母后临终遗言，让家人一定找它回去，继承后位。

要知道，一个没有蚁后的蚂蚁家族是支持不了多久的。安氏家族的生死存亡就全系于安特儿一身了。

安琪姐姐每天都在祈祷：

“安特儿啊安特儿，你快快回来吧！”



迁徙

大管家安琪姐姐带领全家行进在迁徙的路上。

这是安氏家族第一次远途迁徙。安琪姐姐遵照母后的遗嘱，带领全家往大森林里转移。它们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，也不知道到达那里能不能顺利站稳脚跟，更不知道安特儿能不能顺利归来，找到新家。

但是，为了生存，它们别无选择。

安氏家族必须打出一片新天地，建立新的巢穴，等待安特儿回来继承后位，接续家族。这是它们唯一的出路。

一路上，几千只蚂蚁排成长长的蛇阵，在侦察兵的带领下蜿蜒而行。它们不敢停留，怕引起地盘之争的误会损兵折将。它们扶老携幼，扛着粮食和大批蚜虫“奶牛”，且走且战，好不辛劳，终于爬上一座山头，进入了一片茂

密的森林。

“到了!到了!”

前面传来侦察兵发出的信号，队伍停下来。

安琪姐姐走上前去，只见树木参天，百花盛开；溪水潺潺，叮咚有声。溪流的尽头是一个水潭，清澈见底。周围群山滴翠，仙雾缭绕。

“哇——好美的地方!”

蚂蚁们惊叹着。

“安琪姐姐，侦察兵昨天来过了，周围只有几个很小的蚂蚁家族，我们在这里安家不会有太大危险。”兵蚁将领安克少将说。

“太好了!”

一向沉稳的安琪姐姐也激动起来，触角飞快地颤抖着。

安琪姐姐来到一棵老爷爷似的大树下，望着大树，不由百感交集。它们原来的家也在这样一棵大树底下。大树为它们遮风避雨，它们为大树捉害虫。看到大树，犹如看到了温暖的家。它立刻决定，就在这棵大树下安家。

安琪姐姐走到高处，大声说：“姐妹们，我们终于找到了这片美丽的土地，我宣布，就在这棵大树下安家。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，建好我们新的家园。好，我来挖掘第



一下!”

“噢，建新家喽!”大家欢呼着就要动工。

“慢!”

一个粗壮的声音从树上传来，冷不丁地把大家吓了一跳。

“谁?”安克少将厉声喝问。

“我!”

一只大黑蚂蚁应声从树上狂奔而下，一跃跳到安琪姐姐跟前：

“你们是哪里来的蚂蚁?走开，快走开!”

“你是谁?”

安琪姐姐镇定地上下打量着对方，只见这只大黑蚂蚁又壮又高，像一只骆驼闯进了羊群。可安琪姐姐一点儿也不害怕：

“为什么要我们走开?我们要在这里安家。”

“安家?笑话!”

大黑蚂蚁狂傲地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地盘，你们凭什么在这里安家?走开走开，再不走我就不客气了!”

嘿，一只蚂蚁单枪匹马竟敢这么目空一切，真是少见。大家一时被这种气势震住了。



安琪姐姐正想争辩，安克少将上前一步将安琪姐姐挡在身后，满面笑容地对大黑蚂蚁说：

“非常遗憾，你说错了，这不是你们的地盘。昨天我们的侦察兵来过，还留下过踪迹，你们并没在这里。”

“哈哈哈哈。”大黑蚂蚁大笑，“森林里的地盘不属于任何蚂蚁，只属于强者。昨天？昨天你们不在还算有运气。就在昨天，我们把这儿的几个小蚂蚁家族统统灭了，这里已经成了我们的地盘。怎么，难道你们也是来找死的吗？”

“太不像话了！”

大家脸色骤变。

谁知安克少将一点儿也不急，它仍紧紧挡在安琪姐姐前面，十分耐心地说：“俗语说‘和为贵’。我们也是为了生存，不得已才迁徙到这里来的。我们不想跟你们发生不愉快。森林这么大，谁也占领不过来。我们平等相处，和睦睦一起生活在这里不好吗？”

安琪姐姐惊疑地瞧着安克少将，不明白为什么一向无所畏惧的安克少将竟然这般唯唯诺诺，这么胆小怕事，真让人脸红。它这是怎么了？

“哇哈哈哈哈……”大黑蚂蚁笑得前仰后合，“你们这些小个子蚂蚁，也配跟我们大黑弓背蚁谈平等？呸，做梦

去吧！少废话！你们走不走？我数到十，你们要是还不走，就别怪我狠了！我要是一发警报，哼哼，你们谁也别想跑掉！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“啊！它们是大黑弓背蚁！”

安氏蚂蚁大哗，队伍中一片骚动。

安琪姐姐闻言大吃一惊，这才明白安克少将为什么好言求和。

大黑弓背蚁的厉害可是天下闻名。说它们厉害，不仅因为它们体形高大，作战勇猛，而且它们有疯狂的撒手锏——蚁体炸弹。它们个个是敢死队队员，打仗的时候，它们会将身体充满毒液鼓胀起来，扑向敌人，爆开身体，与敌人同归于尽。够疯狂吧！

安琪姐姐四下瞧看，发现三管家兼粮秣队队长安伶正带领大家分散隐蔽，而兵蚁悄悄从后面包围上来，这才明白安克少将与大黑弓背蚁周旋是想赢得时间，让家人有所准备。

“六、七、八……”

大黑弓背蚁还在拉着长腔数数，它一边数一边开始渐渐鼓胀起身子，一副玩儿命的样子。看来，它根本就没想活着回去。



空气紧张得一碰就炸。

“怎么办？”

安克少将低声问安琪姐姐。

怎么办？

还能怎么办！

这里是安氏家族计划中的目的地。逃跑？不，这不是办法。蚂蚁这个物种虽然在家族内部无私奉献，对外却极度扩张，逃到哪里也不免一场恶战，没有谁肯拱手让出地盘。

“打！”

安琪姐姐咬咬牙，坚决地说。

“上！”

安克少将触角一挥，后面的兵蚁一拥而上，死死咬住了大黑弓背蚁的脖子、腹部和六肢。只见大黑弓背蚁拼命挣扎，身体越胀越大，在倒下去的一瞬间，“砰”的一声，身体猛然爆裂，毒液四下喷射，随着几声惨叫，四五个安氏兵蚁纷纷倒地，非伤即亡。

安琪姐姐的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。它知道，大黑弓背蚁的毒液气味很快会随风远扬，大黑弓背蚁们将闻风而至，一场激烈的地盘争夺战就要拉开帷幕。

“快上树！”安琪姐姐非常果断，“兵蚁保护大树，不能让弓背蚁上来一步！”

安琪姐姐要利用这棵大树作为它们立足的屏障。

安氏蚂蚁秩序井然地迅速撤到大树上。工蚁们立刻把蚜虫们放牧到树叶间，让它们赶紧吃饱，马上产蜜，备足粮草准备打仗。它们又把大树上的虫虫捉了个干干净净，在工蚁的肚子里化为高蛋白营养液送往前线，让兵蚁们吃得饱饱的。

兵蚁们在树下排兵布阵，把大树围了个严严实实，它们个个精神抖擞，做好了迎战准备。

不一会儿，一群大黑弓背蚁就浩浩荡荡杀过来了。

它们二话没说就冲进了安氏蚂蚁阵列里，张开大颚疯狂撕咬。安氏蚂蚁个头虽小，但毫不畏惧，勇敢迎敌。它们拥上去，依仗蚁多势众，分别把大黑弓背蚁团团围住，让敌人顾前顾不了后。大黑弓背蚁们异常凶猛，好像个个都没想活着回去，不断爆开身体，毒液四溅，安氏蚂蚁一片片倒下去。这一仗直杀得天昏地暗，夕阳掩目，虎狼绕行，大树叹息。

安琪姐姐站在高处观战，心急如焚。



大黑弓背蚁使用蚁体炸弹以一当十，安氏蚂蚁损失惨重。每死去一个安氏蚂蚁，安琪姐姐心里就刀割一般疼痛。它知道，安氏家族看起来蚁口众多，但因为没有了母后，不再有新成员降生，死一个少一个，是打不起消耗战的。

安琪姐姐正在着急，忽见安氏兵蚁变换了战术。它们从包围圈里撤出来，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，把大黑弓背蚁紧紧围在一起。这样一来，大黑弓背蚁怕毒液溅到同伙身上，不敢再轻易爆开身体。安氏蚂蚁的伤亡明显减少了。但两方蚂蚁谁也不肯后退一步，厮杀中，各方又死伤无数。安琪姐姐正急得无计可施，忽然，大黑弓背蚁像接到了什么命令，冲开一个突破口一溜烟跑了。

树上的工蚁们欢呼起来。

安琪姐姐总算松了口气。

勇敢的兵蚁们回来了，安琪姐姐激动地迎上去：“安克少将，你们真棒！总算把大黑弓背蚁打跑了。”

“不，亲爱的安琪姐姐。”安克少将精神抖擞，但神情忧郁，“大黑弓背蚁可不容易认输。它们是天黑回家休息了，明天会再来的，一场恶战还在后头，我们要抓紧建巢才好。”